

學壽堂
卯日記

吳新題
敬題

學壽堂丁卯日記卷一

徐紹楨撰

民國十六年 歲次丁卯

正月初一日丁卯 上午二時三十分興 寒暑表五十三度

去年說詩至周南麟之趾 今年廣續說之 得

召南鵲巢三章

采芣三章

草蟲三章 其稿均別存

詩周南關雎篇 毛傳云 雖鳩王雎也 鳥摯而有別 鄭箋云 摯之言至也 謂王雎之鳥 雖雄情

意 至然而有別 楨襲亦從其摯而有別之說 載諸十二月二十三日記矣 後細思之 爾雅云 雎

鳩王雎 郭注云 鴈類 今江東呼之爲鵲 鴈鵲之爲鳥 以擊殺爲事 故說文云 鵲擊殺鳥也

陸德明詩釋文亦云 摯本亦作擊 則摯非謂其情意之至可知矣 王雎爲鵲鳥 似未可比后妃 雖

鳩鵲鳩類 而非鴈類 璋雅云 祝鳩性壹而孝 又云 少皞氏以鳥名官 鵲鳩孝 故爲司徒主

教民 是上古甚重此鳥 旣以之名官 則以比后妃宜矣 余疑說關雎首章 言彼摯而有別之王雖

宜改爲性一而孝之王雖 庶爲得之

正月初二日戊辰 上午四時半興 寒暑表五十二度

說采蘋三章

甘棠三章

行露三章

論語八份篇 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 管仲儉乎 曰 管氏有三歸 官事不攝 焉得儉 楨

少時讀此章 嘗疑管氏爲三歸之臺 而以數事歸一人攝之 意在從儉 國人有稱之者 而孔子則

以爲官事不攝 攝反潰其事 未可爲儉也 後著四書質疑輒刪去 以其無證據 不敢自逞臆說

今姑記於此 待後人考焉

正月初三日己巳 上午三時興 寒暑表五十二度

說羔羊三章

殷其雷三章

標有梅三章

朱子語類云 神宗銳意於治 初用富鄭公 甚傾信 及鄭公願二十年不道用兵字說不合 後傾信王介甫 終坐此病 只信用兵 熙河之敗 喪師十萬 神宗臨朝大慟 自此得疾而終 後來蔡京又以爲不可棄之 用兵復不利 又事幽燕 遂至傾覆 使神宗得一真儒用之 那得來 楨自少時卽讀朱子之書 未嘗不知兵不可用 及後出仕至江西 李勉林中丞 委以新軍統領 始猶辭之甚堅 李勉帥乃以余喜治老子之書 必能用兵過相推許 一時高興 乃允之 初意本欲引吾之兵入於軌道 以爲救民之用 及辛亥定南京 乃自除兵柄而去 自問亦急流勇退之意 今十六年矣 未嘗敢一近此事 未嘗非得朱子之教也

正月初四日庚午 上午三時興 寒暑表四十八度

說小星二章

江有汜三章

野有死麇三章

甲子夏 余在廣州十五甫小住 中夜無事 輒讀望眉草堂詩 而選抄之 欲踐四十年前故友之

也 今先錄余之序于日記

望眉草堂詩選序

貴筑顏義宣刺史 循吏而能文章者也 光緒乙酉 余入君幕 君出其所撰望眉草堂集相詠 而督余爲定之 余不自揣 輒效紀曉嵐讀蘇詩 一一論贊其得失 而別選詩百餘章 將別行之 以爲必可信今而傳後矣 越三年 余客端州 君寓書論作詩之旨甚詳 且曰 僕之詩亦何足傳 乃承不棄 錄出百十首之多 編中蘊蓄未深 甫照正法眼藏 已一顧空羣矣 惟收復南京一篇 格雖摹倣 尙有關係 祈再留意 澧水舟中一首 請易邯鄲呂仙觀一首可乎 余於是知君甚重視余之此選 而風塵奔走 卒未爲付手民 久之 君亦卒於歸順州任所 後經辛亥南京湖樓之火 此選本亦復無存 余恆引爲憾事 昔吾鄉先輩陳蘭甫先生 讀張南山先生之詩 欲爲選之 未以明告也 後南山歸道山 乃曰 吾心已許之矣 亟爲選聽松廬詩抄 刊於學海堂叢刻中 余之於君 不獨心許之 已面許之矣 不有以踐之 何以對九原乎 今夏病咳又病足 不良於行 常閉戶不出 因於市肆購歸望眉草堂集 細讀數過 選出百餘首 別爲刊行 此視前選 或無大出入 而余之批詞 則不可復得 亦不能更爲之 終成辜負 而無可如何也 民國十三年 歲次甲子 夏

六月 番禺徐紹楨記

正月初五日辛未 上午六時興 寒暑表四十八度

說何被襪矣三章

騶虞二章

黃氏震云 晦菴先生文集 尹和靖言行錄序 謂程夫子有言 涵養必以敬 進學則在致知 若尹

公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 先生微意 蓋有未滿於其致知者 楨謂朱子嘗言和靖持守有餘

而格物未至 故所見不精明 無活法 和靖在聖門 真是十分鈍底 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

夫 終被他做得成 此卽東發所謂朱子有不滿於尹公之意也 然謂和靖窮理未至 則尙似之 以

格物爲窮理 則朱子亦有誤會也

正月初六日壬申 上午三時四十分興 寒暑表四十八度

說鄒風柏舟五章

綠衣四章

朱子云 和靖當經筵 都說不出 張魏公嘗問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此孟子至論 和靖

宋是 張曰何者爲至 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 張初不喜伊洛之學 此語極中其病 然正好
明 惜但此而止耳 楨謂和靖以好善優於天下爲孟子至論 誠哉是言也 朱子以張不喜伊洛之學
而惜和靖無多發明 然則借此一問 便與言伊洛之學善乎 或更有發明孟子好善之說乎 朱子
之意 余亦有所未解 和靖嘗應進士舉 策問議誅元祐貴人 不對而出 告於程子 曰吾不復應
進士舉矣 程子曰 子有母在 和靖婦告其母 母曰 吾知汝以爲善養 不知汝以祿養 於是退
不復就舉 大觀中 新學日興 有言者曰 程頤偶爲異端 尹焞張繹爲之左右 和靖遂不欲仕
紹興中 朝廷令守臣以禮敦遣 先生辭不得已 乃至國門 猶引前說辭云 列之經筵 陳說上側
守其師法 則亂聖聽 趨時苟合 則負素志 此其所以被竊若驚 進退失據者也 至二十狀不
允 乃受命入對 楨謂此和靖之所以入對經筵 無甚發明也 朱子不明其志之所在 顧反咎其不
能反覆開導 使人主自警省 亦失和靖矣

正月初七日癸酉 上午四時興 寒暑表四十八度

說燕燕四章

語錄載 謝顯道別伊川一年 往見之 伊川曰 別後做得甚工夫 曰只是去箇矜字 蓋子細點檢

得來病痛 盡在這裏 若按伏得這箇罪過 方有向進處 伊川因語同志曰 此人爲學切問近思 著也 楨謂書大禹謨 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 僞孔傳 自賢曰矜 禮表記 不矜而莊 鄭注 矜謂自尊大也 程子之意 以爲人之夸大者 驚高遠而無切近之思 既不屑切問於人 亦不暇深求於己 學何由成 道何由見 楨生平深以矜夸爲戒 讀書有疑難 必以問人 一字有不識 亦無不問也 四十年前 在梧州識金滄生同轉 亦勤學好問 兩人者每相見輒各出所疑而質之 所見士君子不恥下問 無有如金君者也 年九十餘 五年前死矣 中夜思及程子論謝顯道之語 因輒記之

正月初八日甲戌 上午三時四十分與 寒暑表四十六度

說日月四章

程子曰 某寫字時甚敬 非是要字好 只此是學 楨少時寫字 只求速 不求工 實與程子之說相反 亦未嘗不以敬持之 所謂敬者 寫此文則心在此文上 不錯不漏 不完成不擱置 或文理太長 則寫至可截然而止之處 是爲余寫字中習敬之道耳 嘗以爲日寫了一萬字 則萬文 日作二千字之時藝 以之寫應試大卷 實不能完一卷 其爲學之所得孰與多

不臨帖研究書法 中年以前 聲名未立之時 無人求書 垂老之際 浪得虛名 求書者紛至 告以余不能書 不信也 萬不得已 勉強爲之 亦嘗令兒子代寫 不能盡出余之手筆也 生平學行 以誠實爲本 獨此事居然作僞 皆由環境所迫 而無可如何也

正月初九日乙亥 昨夜十二時始就寢 不成寐 上午一時四十分 卽披衣起 寒暑表四十九度 說終風四章

呂東萊云 窒欲之道 當寬而不迫 譬治水 若曝過而急絕之 則橫流而不可制 故人不禁欲之起 而速禮之復 楨謂此非窒欲之道也 人不能禁欲之起 常隨起而隨絕之 其初起之時 不至於橫流也 涓涓不息 便成江河矣

正月初十日丙子 上午三時興 寒暑表四十八度

說擊鼓五章

凱風四章

呂東萊云 人處憂患時 退一步思量 則可以自解 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楨謂憂患人不能免者也

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言 且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 而死亡由於安樂 呂氏但知退一步求解

其於憂患 豈知憂患之來 非人所能自免 退一步只見其畏縮 而不知命耳 况事有關於國家死生 非一己之死生存亡 可同日而語 斯又豈苟免所能了耶

正月十一日丁丑 上午十二時二十分興 寒表暑五十四度

說雄雉四章

羅仲素從楊龜山 龜山以饑者甘食章令之思索 且曰 皆語若易知易行 而有無窮之理 仲素思之累日 疏其義以呈 曰飲食必有正味 饑渴害之 則不得正味而甘之 猶學者必有正道 不悅於小道 而適正焉 則堯舜人皆可爲矣 何不及之有哉 龜山云 此說甚善 但更於心害上一著 猛省留意 則可以入道矣 積謂此說是也 飲食不得正味 則爲口腹之害 學道不由正軌 則爲心性之害 龜山令仲素更於心害上猛省留意 其意深矣

正月十二日戊寅 上午三時興 寒暑表五十六度

觀匏有苦葉四章

嘗有門人 求書生平最得力之學說 余爲書格非求是四字 其人問曰 格非是孟子格君心之說耶 余曰此是余自欲格其心之非 非格他人之心也 格心猶格物之謂 蓋余之爲學 首

著手 不格物欲 則物至而人化物 不能自致其知 而意亦無自而誠 心亦無自而正 不可爲人矣 求實者 孟子曰 仁之實 事親是也 義之實 從兄是也 然則求實之道 亦所謂孝弟而已 豈有他哉 更推其理 則廣雅云實誠也 經典用誠字多訓爲實 凡事能求實 則至誠之道可得 此聖人之事業 不可輕視也

正月十三日己卯 上午四時興 寒暑表五十度

說谷風六章

孟子曰 殺人之父 人亦殺其父 殺人之兄 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 一聞耳 楨謂也字 當讀作耶 言與自殺其父兄無異也 欲人猛省 故言之痛切如此 好殺人者可不慎哉

正月十四日庚辰 上午三時興 寒暑表五十三度

說式微二章

施丘四章

孟子告子篇 故苟得其養 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 無物不消 孔子曰 操則存 舍則亡 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 楨謂此承上文牛山之木 旦旦而伐之爲言 則所謂得其養 失其養

與下文拱把之桐梓 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養之者 同一用意 養之道 於木則毋伐之戕之 於人則存其心 存其心先在毋失其本心 鄉爲身死而不肯受嘯蹴之食者有之矣 今乃以妻妾宮室之奉 而受無禮義之萬鍾 豈非失其本心 故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勿失之而已 孟子此篇前後數章 義皆相因 以養心爲重 學者深味而玩索之 實有無窮之理也

正月十五日辛巳 上午二時半興 寒暑表五十三度

說簡兮四章

伊洛淵源錄 謝顯道云 知命雖淺近 也要信得及 將來做田地 就上面下工夫 余初及第時 歲前夢入內庭 不見神宗 而太子涕泣 及釋褐時 神宗晏駕 哲宗嗣位 如此等事 真不把來草草看 却萬事真實有命 人力計較不得 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 或勸之 吾對曰 他安能陶鑄我 自有命在 若信不及 風吹草動 便生恐懼憂喜 枉做却工夫 枉用却閑心力 信得命及 便養得氣 不挫折 楨謂謝顯道言 萬事真實有命 若信不及 風吹草動 便生恐懼憂喜 此誠是也 惟並及夢境言之 則非耳 余生平亦極信命 一切生死榮辱 皆聽之天 少年嘗自號三顛子 以說文有天顛之訓也 三天者一爲命之天 書云 我生不有命在天 是也

二爲德之天 論語云 天生德於余 桓魋其於余何是也 三爲際遇之天 孟子云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是也 數十年來 自以爲有此三天可倚 頗覺無入而不自得 未嘗以人事得失動其心也 正月十六日壬午 上午一時興 寒暑表五十度

說泉水四章

孟子告子篇 孟子曰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 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 非良貴也 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 朱子集注云 良貴者本然之善也 楨謂孟子之意 蓋謂良貴可自得之 故曰本然之善 然天之與我 亦視我之自修 不修仍不能得也 則不可謂之本有也 說文云 良善也 爾雅云 元良首也 易云 元者善之長也 然則善之長 亦可謂之良 良貴卽貴之長 言最甚者耳 盡心篇曰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 此言天之賦人以善性 與生俱來 故有不學而能 不慮而知之事 可謂之最良之知能 不可但認爲本然也 正月十七日癸未 上午三時興 寒暑表五十二度

說北門三章

北風三章

龜山楊氏曰 爲己之學 正猶饑渴之於飲食 非有悅於外也 人而不學 則失其本心 不足以爲人 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 此固學之不可已也 然古之善學者 必先知所止 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 俛俛然莫知所之 而欲望聖賢之域 多見其難矣 楨謂龜山之言是也 爲學而不知所止 正如行黑室中 俛俛然不知所之 必致觸壁而踣矣 是故大學首章有曰 在止於至善 又曰 物格而后知至 物欲之格格 則爲物欲所蔽 猶瞽者之無相 俛俛然不知所止也 大學又引詩云 緜蠻黃鳥 止於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然則不知所止 真不如鳥 學者其可不知警也哉

正月十八日甲申 上午六時興 寒暑表五十六度

說靜女三章

新臺三章

朱子曰 君子喻於義 伊川云 惟其深喻 是以篤好 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 看來人之於義利 喻而好者多 若全不曉 又安能好 然好之則喻矣 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楨謂喻之義皇疏朱注均訓曉 呂覽正名篇 足以喻治之所悖 高註則云喻明也 蓋君子明於義 故知好義 小人則唯知

有利 故好利而不知義耳 陸說非也

正月十九日乙酉 上午四時興 寒暑表五十四度

說二子乘舟二章

朱子曰 古人只去心上理會 至去治天下 皆自心中流出 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槩謂古人治天下之道 以仁爲本 仁爲性中所固有 朱子言自心中流出 此理極是 公孫丑篇 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 又盡心篇 孟子曰 人皆有所不忍 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 而仁不可勝用也 此兩章 言心者三 所謂不忍人之心 卽惻隱之心也 惻隱之心 卽無欲害人之心也 天下人皆無欲害人之心 則天下無受害之人矣 天下尙安有不平哉

正月二十日丙戌 上午三時興 寒暑表五十四度

說鴈風柏舟二章

劉氏彬華 輯徽南羣雅 內采錄先曾叔祖醇夫先生詩十數首 有事略云 玉壺山房詩話 醇夫修幹山立 弱冠卽以能文擅名 兼達吏治 既舉孝廉 爲今制府蔣礪堂先生所知 相得之雅 比於子美之依嚴武 退之之佐晉公 不僅如庾景行泛淥依蓮 徒誇聲望 惜早世 事業未競 礪堂先生搜其遺詩十餘首 令爲錄入茲編 感舊憐才 漁洋再覩 而醇夫一生品槩 見重名卿 固已有素矣 詩莊雅不佻 異於陸士衡所謂緣情倚靡者 紹楨謹錄其蔣礪堂制府由浙撫晉督兩粵四首之一云 鯨生才拙數尤奇 青眼蒙公國士知 麈尾筆依嚴武節 焚香曾讀樂天詩 儒生心醉千秋在 寒素家風寸念持 何日雲衢容附翼 步趨芳壑見敷施 自註 千秋心跡本儒生 蔣公詩句 讀此可見一斑 餘有家集在 不全錄

正月二十一日丁亥 上午二時四十分興 寒暑表五十度

說牆有茨三章

乙未下第 重游桂林 門人從學者甚衆 而余以人事牽滯 未遑晨夕相與討論也 因定爲學會逢九之日 輒聚諸子於一堂 爲論說經史文藝 兼及政事 諸子退而記其所聞 久而覺其未善 又變通之 人授筆札 使卽席互爲問答 而余爲定其是非 當時欲取問答之軼 編而刊之 以所

積太繁 未易卒業 乃取論算學者去其粗而取其精 先授梓人 附入學壽堂叢書 又別編有學壽堂問答初編四卷 皆言時務者 存而未刊 而余則筮仕赴江西去矣 其他問答之稿 概存嚴槐林許 十餘年不復過問 後值革命事起 嚴氏所存者恐亦散失矣 偶得學壽堂問答初編原稿 猶是嚴氏手書 因擇錄論變法者一通 歸入今日日記 以識鴻爪云爾 原文云 嚴杏林問 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 治亂之故不可必 而其一定不易者 不外乎變故從新之道 孔子曰 齊一變至於魯 魯一變至於道 可見政不變國不興也 攷泰西各國 百年以前 或貧弱而不能自立 或弱小而不敢列邦 或國非其國 或並無其國者 至近百年來 國之貧者富 國之弱者強 國之分者合而爲一 其間之剝復乘除 有非意料所能測者 而究其實 莫非由一變而止於至善也 夫俄自彼得爲君 一切細微之事親自閱歷 疆宇日闢 政教獨隆 誠英主也 然自尼古喇帝朝政日替 舉國好兵 於是有英法助土攻俄之敗 迨愛烈珊德皇立 而後一切政教除弊從新 而俄之強弱不可及矣 英受法皇拿破崙之虐 其時兵戈擾攘 政令靡常 人心不定 畔逆時聞 自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後 變革制度 推廣商務 退舊班 進新班 除苛令 興利益 凡火車輪舟 以及一切製造之事 日精一日 收服印度 廣墾新疆 而富強遂甲五洲已 至於法自拿破崙 干戈肇禍 以